

我乡我土

老家三水寨

□徐善景

我是骑摩托车回去的。那天没有风,也没有太阳,闷热。行至北岭,看见邻居哥哥,我停了下来。北岭有片果园,哥哥是果园的主人。公路边有个简易棚,棚下是水果摊,有桃子、甜梨,还有西瓜、甜瓜。摊前围着客人,学嫂正忙着介绍瓜果,学哥却半躺在躺椅上,一手翻手机,一手摇蒲扇,好生自在。看见我,他赶紧起身打招呼。我推开学嫂递来的大甜梨,说要跟学哥去园子里现摘现吃。园里郁郁葱葱,绿叶间,悬挂着一个又一个褐色的甜梨,颜色不太招人喜欢,味道却极佳,脆,甜,水分大,一口下去,汁液顺着食道往肚里滑,沁人心脾。我和学哥沿着树行中间往前走,踩在青草上,踩在泥土上,柔软,舒服,仿佛走在毛毯上。前边是桃林。桃花盛开时我回来“采风”过,桃红梨白的景致跟仙境一般。但这时候,梨不白,桃子却红白相间,像小姑

娘涂了胭脂的脸,躲闪在枝叶间,分外诱人。一个大甜梨就已经吃饱了,但我还是忍不住摘了一个桃子,两手稍用力,就掰成了两半,甜香的味儿冲进鼻腔,没进嘴,人已醉。又往前走,看到几个妇女在摘梨摘桃。学哥告诉我,她们全是同村人,一年四季都在这儿打工。桃子和甜梨是专供县城超市的。只见那些妇女,采摘、装箱、过秤、封口,动作娴熟。说说笑笑中,旁边的三轮车就堆满了。一个中年妇女跨上三轮车,打火、挂挡,“嘟嘟”向园外开去。学哥说,路边有货车,装够数,直接拉到超市。“这几年顺风顺水,果子年年丰收。要不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支持,哪会有老哥今天的好日子……”说这话时,学哥脸上堆满笑意。从北岭往东下去坡就是村子,绕环村路往南过桥,往东不远再过一座桥,翻过

一个坡,便到了东林场。东林场是以前的叫法,原先有林子,后来成荒坡,再后来,村里几户徐姓人家按照土地流转政策,把荒坡改造成了桑葚园和桃园,徐氏山庄就成了东林场的新名字。五月是桑葚采摘季,我来过一趟,人多,车多,桑果更多,枝叶间,青的、红的、紫的,一串一串,煞是喜人。大人、孩子穿梭其间,一手拿盆,一手采摘,还不时往嘴里塞。盆子没摘满,肚子已吃满。采摘者的手上嘴上,都染满紫红。特别是小孩子们,一张张脸,花里胡哨全成了“鬼脸”。桑园主人说他们种植的桑葚品种好,味道甜,产量高,深受人们青睐,近百亩的桑园,一个月采摘的收入就达七八万元。他们还买了烘干机,把部分桑葚烘干后装盒卖干果,网上销售,收入相当可观。现在正是核桃采摘季,徐氏山庄又开始热闹起来,来的大多是城里人,暑假假

结束,大伙儿都带着孩子来体验生活。大人拿夹杆,孩子提竹篮,一个仰脸打核桃,一个低头往篮里捡,有调皮的孩子,直接攀上树,伸手摘核桃,随手扔到篮中。有风吹过,阵阵欢声笑语,随风飘出老远老远。返回时,我在河边碰上了村委会主任。他告诉我,村里准备在河东岸流转千亩土地,建成桑果采摘、烘干、销售,以及桑茶、果酒生产产业链,还要建农家乐,与附近的恐龙地质公园形成一条旅游观光带。“到时候你再回来看看……”听着他的话,一幅画卷开始在我眼前延伸。这个村子在豫西,是我的老家,因东南西三面环水,只有北边靠山,得名三水寨。这几年,随着土地流转,处处生机勃勃。土地是无声的,但无声的土地只要有人勤奋耕耘,就不会让汗水白流,它会无声地开花、无声地结果,让人们的日子充实着,收获着,幸福着。



穿衣变奏曲

□王光前

我与共和国同岁,高小毕业,到县里的服装店当学徒工。刚上班时,他学锁扣眼、钉扣子、练裤边、壮棉服。1966年,哥到洛阳呢绒社学习裁剪技术。呢绒社名师多,水平高,哥在名师一招一式的口授手教下,很快就掌握了裁剪技术,成为县里小有名气的裁缝工。

手艺行凭的是真本事,哥做衣服,客人往那一站,他一打量,心里就有数。他把皮尺往人身上左一拉右一扯,嘴里念唱着衣长、袖长、胸围、肩宽的尺寸,并征求客人的意见,是紧是松,是长是短。他裁的衣服合体,客人满意。

那时,哥哥裁衣,我站在旁边仔细观察,剪刀在他手中轻松自如。哥在衣片上标暗记,如打褶、留岔什么的。缝纫者一看就明白。哥哥每剪好一件衣服,将剩下的边角布料扎成一捆,让业主拿走。因为这些边角布料能抵洛裕,做布鞋底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买布料凭证。想穿好衣服也不容易,一般人,有钱无票,或是有票无钱。二样都有的人也不敢穿得太出色。

我哥会剪会做、技术全面,找他的人多。最忙的时候,就是春节前。过年谁家都会扯布做新衣。亲戚朋友、四邻八舍,张开嘴,放不下。此刻,哥哥总是点灯熬油,为他人赶做,自家做新衣总是在除夕夜里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时代变化带来了服装的变化,卖成衣的服装店深受受欢迎,服装社一天天地被冷落了。服装超市,遍布城乡,走进服装超市,想穿啥有啥,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衣服的做工一件比一件好,式样一件比一件新。衣料的名字多得说不上来,衣着色彩花样多得看不过来。就连我哥剪了一辈子衣服的老内行,也成了外行。我买衣服请教他,他笑着说:“服装变化太大了,许多衣料和式样见都没见过,真是说不清楚。”

哥哥见证了半个世纪穿衣的变化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人们穿着也迎时赶新,款式新颖多变,色泽明快雅致。西装、牛仔服、裙子、风衣已成为家常衣服。面料从家织粗布,到土洋布、卡其布、灯芯绒、凡呢丁、化纤、毛哔叽、的确良、呢子、桑蚕丝等。哥哥亲自制作过不同时期的各种服装,也见证了民间服装的嬗变发展,从群众的穿衣变化,可以看到人民逐步走向小康生活的发展变化。

生活闲情

楼道里的燕巢

□春去春来



(资料图片)

几年前,楼道里出现了一对燕子,乌黑的羽毛,剪刀似的尾巴,轻盈地飞舞,一副可爱的样子。它们也不见外,便在这里搭巢、育子,飞进飞出,衔草啄泥,忙忙碌碌,让人们平静的生活里多了一份情趣。有好心的人便在下面铺上报纸之类的,经常更换,倒也整洁。又有人在巢旁搭一块方木供其歇息,想必燕子也领这份情,不然的话,怎么每每站在方木上那么怡然自得呢?

一晃,几年过去了,每当桃红柳绿,就会看到这对燕子欢快的身影,当秋风还未凛冽,就不见了它们的踪迹。每每从此处经过,大家都会看到它们孕育的小燕子,从露出光光的头,到张开嗷嗷待哺的嘴,到站立在巢上振翅欲飞,再到翱翔蓝天。生命,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。

儿时居住的堂屋里或屋檐下,时常会有燕子筑巢,那时的天是蓝的,水是清的,空气是洁净的,年幼的孩子也是无忧无虑的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燕子出入庭院仿佛是生活中的一部分,不论是我背起书包唱着歌儿上下学,还是在漫长的暑假里游泳、打仗、捉迷藏,燕子始终陪伴在左右。直到后来我参军,训练演习,转业工作,住多了高楼大厦,习惯了都市喧嚣,燕子的身影才渐渐淡出了视野。如今,燕子归来,怎能不唤起儿时美丽的记忆。

燕子是一种吉祥鸟,在我国传统文化中,燕子进家,寓意“紫气东来”;燕子筑巢,寓意“幸福美满”。燕子与人们密切接触,毗邻而居,反映了环境的优美和人们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。只有我们大家共同关爱环境,爱护自然,才能呵护我们美丽的家园。

那年那月

打捞夏天

□杜爱平

睁开眼,天已大亮,我心中顿时懊恼。起床一看,哥和挂在院墙上的铁瓜子、渔网果然都不见踪影。我气鼓鼓地刷牙洗脸,妈看着我笑道:“你有啥气可生哩?我早上可是叫了你两回!”

暑假里,家务有分工,姐做饭,我和哥谁早上跟父亲一起去捞鱼草谁刷锅,剩下的那个人剥鸡食、扫鸡圈。我家养了十几只鸡,剥鸡食我不怕,就怕扫鸡圈,脏臭不说,那个大个子“郑州红”老爱支棱着翅膀叨我的小辫子。我用笤帚打它,它也不长记性。

我想去捞鱼草、捞虾。后山那边的金骨朵村旁边有条河,天一热,河面上便长出许多墨绿色的水草。河水缓缓流动,水草细长的叶子轻摆,漾出一缕缕波纹,好看得像哪吒身上随风飞扬的混天绫一样。我们管这种水草叫鱼草,它和麦麸皮搅拌喂鸡,下的鸡蛋炒出来黄澄澄的,香得诱人。父亲用铁丝把七八个弯钩背对背拧在一起,做了个专门捞鱼草用的铁瓜子,隔一天去捞一回鱼草。河里还有小鱼、小虾,父亲又用粗铁丝窝了几个圆筒,缝上纱布,绑上线绳和棍子,做成了六个渔网。从那以后,我家经常能吃到炒虾米,我和哥也争着去捞鱼草。

金骨朵村离家有四五里地远。大清早出门,风凉丝丝的,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,等走到河边,太阳才刚露头。我把剩馍掰成小块儿,固定在渔网中间的钩子上,再把渔网丢进岸边的水坑里,便只管跟着父亲去捞鱼草,那些小鱼小虾会自投罗网。

说是一起捞鱼草,实际上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,纯粹是看客。父亲侧身站在河边,左手拎着空绳子,连着铁瓜子的绳提在右手上。他手腕发力,铁瓜子在空中“嗖嗖”作响竖着画圈,待父亲的右臂从后向上抡起一个大圆弧,铁瓜子便带着绳子向河中间飞出去。父亲的力道控制得刚刚好,铁瓜子不远不近,恰巧落在鱼草丛里。父亲一兜、一拽,鱼草便乖乖地被拉到岸边。

晨光里,父亲一次又一次抛铁瓜子,捞草的动作干净利落,总让我联想到电影里渔民出海捕鱼撒网的特写镜头。父亲爱笑,话却不多,许多年后听到歌曲《套马杆》时我才猛然发现,里边的歌词改一下,简直就是唱父亲当年的模样:“捞鱼草的汉子威武雄壮……他的心像大地一样宽广。”

捞满两大篮子鱼草,几个渔网里蹦蹦跳跳的小虾合在一起也有大半碗了。父亲挑起鱼草,我扛着渔网,掂着小桶。我们打道回府,满满的成就感让我完全忽略了回家路上越来越热的太阳。

“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,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……”记忆深处,打捞鱼草和小虾的那个夏天,没有空调,没有网络,却凉爽、悠长。



(全景网供图)



水清岸绿

为你漫步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乡村笔记

父亲的村庄

□王星超

春兰秋菊,日光流年。和新中国同岁的父亲,以他那吃苦耐劳的坚强和坚韧,历经岁月的沧桑,依然守望着他眷恋的村庄。

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一直以种地为生,整日掘土挖泥,和土地打交道。在他的心目中,除了妻室儿女,其余的便是温醇的土地,以及村庄里的人和事。父亲很少出远门,一年里收收种种的,除了农闲天在本地打些短工挣个钱,就连离家几十里的县城也很少去过。我们有个亲戚在省城,年年捎信打电话让父母去到他那里串串,并住上一段时间,出来换换心情。父亲总是口头上应允着,但他人的日程表格却被繁杂的农事排得满满的,从没有看见他和母亲远离过村庄。

我的父亲没有多大的学问,但他以自己的勤劳,供养我们兄妹完成了学业,

并省吃俭用为我们建了房屋,操办了婚姻大事。他以自己的勤劳和勤俭,成为村庄的骄傲。

父亲是个种地的好把式。经他犁耙的地不见一个大坷垃,接拢的地畦端直直不见一个弯儿,播下种的庄稼苗稀稠均匀。因此,每年播种季节,村庄里一些年轻人大多来请父亲去为他们播撒播种谷子、芝麻、黄豆、麦子等。对于恳求自己的人们,父亲即便自己的一些农活丢下不干,也要尽力为村人们帮忙,且无怨无悔,乐此不疲。

村庄中间有一条小渠,渠水潺潺,清莹明澈,村里人经常在渠边淘菜、洗衣。一些人将一些生活垃圾倒入小渠,为此,父亲不图报酬,一个人默默地将渠内的垃圾挖出来,并用架子车拉到村外无碍处倒掉。为保持渠水洁净,父亲除在渠边张贴“严禁向渠内倾倒垃圾”告示外,

还经常在小渠上下游巡视。父亲之所作为,使许多人深为感慨,并自觉互相监督,从而恢复了小渠的清亮,还给村庄美丽与美好。

父亲是个热心人。平素,谁家有了困难求借到门上,父亲多多少少都给以帮助。邻里谁家有个矛盾纠纷,父亲便走动着耐心说和,促使其冰释前嫌,重归于好。

父亲步履匆匆,忙忙碌碌,在村庄和田野之间叙写着纯朴的农事诗。

拨开稼穡,农具们身上浸润着父亲勤劳的汗水。泥土的颜色亦如父亲黄褐色的脊梁,和土地一块守岁,和生不息的庄稼情深意笃,父亲肩上扛着阳光,腰上缠绕着村庄。

父亲倾情于泥土,在我们的心目中,父亲是土地的主人,更是我们的榜样……

若有所思

酸枣花

□闪健中

在以翠柏为背景的凤凰山上,你会时常看到在林子的间隙还有一丛丛酸枣树。它那满身的棘刺会让你望而生畏,想尽量地避开它们。但一到秋天它那红红的酸甜可口的酸枣果实,又让你会冒着被扎的危险去采摘几颗尝尝。但此刻,我对它那细如米粒、色如米粒的酸枣花着迷了。

你看,那些细小的花朵几乎覆盖了酸枣树的全身,大有掩去绿色叶子的气势。它的花朵大小,也不艳丽。但它一点也不在乎人们的忽略而自卑,相反它会兀自地蓄积着蓓蕾,兀自寂寞地绽放,因为它知道:唯有绽放,才能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,才会在不久的将来,迎来属于自己成熟的季节。

大凡生长酸枣树的地方,都是一些贫瘠的山岭。那些高贵的阔叶林不愿意栖息之地,才会留给它们去安身立命。在以石头为主的土地上,它们顽强地生长着。贫瘠让它们更加坚韧,干旱让它们更懂得感恩。即使上苍从来不曾给它们多少眷顾,也要让生命长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荫。

站在细小的酸枣花前,我让自己的思绪无边无际地流淌着。我的手机相册里留下了许多牡丹月季的雍容华贵,留下了

无数大丽花美人蕉的情影娇媚,我却从不曾将镜头对着这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酸枣花儿拍照。因为之前的忽略,此刻自己的内心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愧疚。也许当初自己的审美观亦是随波逐流,也许是担心众人嘲笑自己审美观的低俗。

但现在我竟从内心深处对这些酸枣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。牡丹、月季虽千娇百媚,却不曾结出酸甜可口的果实;酸枣花虽低入尘埃,却将心血化作人们舌尖上的美味。我不知道它们到底谁的生命价值更高,我只知道做人就应该像酸枣花一样,宁静致远,不事喧嚣,守住寂寞,默默努力……